



麻瘋病患的朋友

島阿鳳

唱歌，原是島阿鳳從小就十分擅長的一項天賦，大概是得自泰雅族的遺傳吧！她的歌喉婉轉靈動，歌聲甜美，唱起歌來相當動聽，家人及朋友都喜歡聽她唱歌。藉著唱歌，她度過了早年貧窮、困厄的日子，鼓舞了她的人生，使得她得以順利的完成學業，並投入服務社會的工作。沒想到後來還能撫慰病人的痛苦，激發他們求生的意志。島阿鳳把這一切歸之於神，是神透過她的歌聲，傳達了祂對人類的悲憫和關愛。

第二屆醫療奉獻獎（民國八十年） 古蒙仁撰

麻瘋病患的朋友—島阿鳳

認識島阿鳳的人，大概都會被她開朗、豪爽的個性所吸引。她生就的一張大大的臉，就像太陽一樣，永遠洋溢著一團熱情，讓人倍覺親切、溫暖。一雙厚厚的嘴唇，永遠飽含著笑意，說起話來頭頭是道，妙趣橫逸，人們都樂於跟她接近，病患更是視她如同保母，有她在旁邊，便能減輕許多痛苦。

島阿鳳現年四十三歲，現職是屏東基督教醫院的院牧，獻身基層護理工作廿餘年，在屏基工作的十三年間，最為人稱道的是參與麻瘋病患的治療工作，成效卓著，使得曾經在屏東地區頗為猖獗的麻瘋病得以控制，這是島阿鳳迄今最為屏東人所津津樂道的事蹟。

島阿鳳本姓田，是臺中泰雅族原住民

島阿鳳本人的生平，就很富傳奇色彩，光是她姓島的來源，就可以說一籊筐的故事。事實上她本姓田，是臺中縣和平鄉出生的泰雅族原住民。幼年時，她的家境很好，父親是部落裡的頭目，擁有廣大的山林田舍，富甲一方。可

惜她九歲那年，父親遽然病逝，父親叔輩分產之後，家道就中落了。母親為了維持生計，下嫁給一位上山墾荒的榮民。她這才跟着繼父改姓島，祖籍也改為河南省淮陽縣。

由於繼父的收入有限，要養活一家九口並不容易，因此日子過得十分艱苦，島阿鳳和平國小畢業後，以優異的成績考取公費，就讀臺中女中初中部，初中畢業後又考上省立豐原高中，但因家境每況愈下，她只想趕快找一分工作，賺錢來補貼家用。正好這時村裡的教會發布了一個好消息，世界展望會為幫助原住民清寒少女升學，在埔里基督教醫院附設了一所護理學校，提供全額獎學金及生活費。這對島阿鳳，不啻是個天大的好消息，她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護校，從而跨進了她畢生所奉獻的基層護理生涯。

島阿鳳是個天真無邪的原住民少女，考入護理學校是偶發的情況，自己並沒有很充分的心理準備，因此第一次到醫院實習，看到血塊時竟然當場昏倒，把在場的醫生和病人都嚇了一跳。其實她平時膽子並不小，經常一個人摸黑走山路，在團體生活中也頗能獨立自主，算得上是號人物，沒想到會在這種場合出醜。

這件事對她是個很大的刺激，既然已經走上這條路了，她當然不能畏縮。為了克服心理障礙，她拼命找機會練膽子，到車禍現場觀察，自願到太平間掃地，沒多久就習以為常，能坦然面對各種慘不忍睹的場合。許多同學反而因禁不起種種考驗，而在中途轉學或遭到退學，這是島阿鳳頗為自豪，並感到相當欣慰的事。

依照島阿鳳的說法，這是她們泰雅族不肯服輸的個性使然。這種骨氣和堅持，甚至使她學業上始終名列前茅，並以第一名自護校畢業。吃一餐飯時間，絕少超過五分鐘。畢業後，島阿鳳便留在埔里基督教醫院工作，並因表現優異，被分發在外科開刀房的第一線崗位上。由於當時的護理人員十分缺乏，她一個人便要照顧三、四個病房，兼重傷、燙傷治療區，病患主要是因車禍、灼傷、開水燙傷和瓦斯爆炸而住院治療，因此外觀都很悽慘，必須立刻為他們止血、上藥，備好器材讓醫生手術。手術後還得為他們打針、換藥，甚至餵食、洗澡、整理形容等等，簡直讓她疲於奔命，片刻也無法休息，連吃飯都要快，五分鐘內必須吃完。二十幾年訓練下來，已養成了習慣，如今較不忙時，她吃一餐飯的時間，也絕少超過五分鐘。

島阿鳳回憶初為白衣天使的這段時間，對灼傷、燙傷的病患特別感到同情。有些較嚴重的病人，皮膚顏面損傷的程度超過百分之八十，全身都包紮

在繃帶裡，還得戴著口罩，就像個木乃伊。為他們換藥時，會痛得他們像野豬般嚎叫，令人不忍卒聞。這時她就會唱歌安慰他們，或教他們唱歌，以轉移他們的痛苦。當病人透過口罩，一邊呻吟一邊唱歌時，她聽了都忍不住要落淚。便告訴他們，只有主才能幫助他們，神要用他們，將人類的痛苦減至最低，人類的潛能是無窮無盡的，神會讓他們完全發揮……即使沒有信仰的病患，聽了之後都大受感動，病情也因而日有起色。

唱歌，原是島阿鳳從小就十分擅長的一項天賦，大概是得自泰雅族的遺傳吧！她的歌喉婉轉靈動，歌聲甜美，唱起歌來相當動聽，家人及朋友都喜歡聽她唱歌。藉着唱歌，她度過了早年貧窮、困厄的日子，鼓舞了她的人生，使得她得以順利的完成學業，並投入服務社會的工作。沒想到後來還能撫慰病人的痛苦，激發他們求生的意志。島阿鳳把這一切歸之於神，是神透過她的歌聲，傳達了祂對人類的悲憫和關愛。

兩年之後，島阿鳳即升為護理長。並被調往肺結核區工作。當時的肺結核是人類的剋星，病況較嚴重的甚至會致命，因此人人談肺結核而色變。島阿鳳面對新的工作環境，無疑是個巨大的挑戰。肺結核的病患最容易吐血，有時半夜病情發作，一吐就是半臉盆，把病房的地板都染紅了。偏偏值夜班的護士只有二個人，既要忙看打止血劑，吊點滴，還得清理病床地板，真會急死人了。最可怕的還是病人的病情，他們會嚇得面無血色，深怕自己就此一去不回，再不然就是痛苦的呻吟、哀號，整個病房活像人間地獄，令人不忍聞問。

把充滿生機的歌聲，帶進肺結核區

島阿鳳進來之後，也把歌聲帶進了肺結核區，除了例行的護理看顧工作之外，她花更多的時間在病房裡，只要病患稍穩定，她便教他們彈吉他，帶領他們唱歌，流行歌曲和宗教歌曲都唱，病患們也都樂於配合，認真學習，因此原本陰沉、死寂的病房裡，此後卻充滿了生機，到處都可聽到歌聲。

民國六十五年，島阿鳳結婚了，先生是個海軍軍官，婆家在南投縣仁愛鄉，為了適應婚後的生活，她不得不離開埔里基督教醫院，也不得不暫時中止她所熱愛的護理工作。離情依依，她離開那天，告別牠的同事和病患之後，不禁淚流滿面。埔基對她而言，不僅是啓蒙、學習的地方，也是她以實際行動奉獻給主、服務病患的地方。由白衣少女成長為白衣天使，再嫁為人妻，生命中的重要歷程，也一一在此度過，她對埔基自有一分難以割捨的感情了。

神的意旨要她離開埔里，並不意味神要她離開病患，而是神已有了另外的安排，要她到另外一個地方，服務另一些更需要牠的人。六十七年，島阿鳳的先生奉調到屏東服務，她也跟看到了屏東，碰巧她有一位老師在屏東基督教醫院當主任，透過牠的介紹，島阿鳳就進了屏基，從此展開了她另一階段的護理工作，並因照顧當時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痲瘋病患，獲得地方及醫療界的肯定，使她的護理生涯大放異采，贏得醫療界最高的榮譽。

島阿鳳進入屏基，立刻投入公共衛生的工作，擔任社區護士，深入患者家中訪視、辦理衛教。由於當時交通不便，山路崎嶇顛簸，大部分路段都無法通車，只能靠步行。散落在山林深處的部落，往返一趟就需步行七、八個小時，常常要在部落裡過夜。餐風飲露，日曬雨淋，宛如家常便飯。有時還要勞駕山地青年幫忙背負藥品、器材，才能進入更偏遠的村墟。許多人視登山為畏途，島阿鳳卻不以為苦，本來翻山越嶺就是她的看家本領，在山區巡迴醫療，既可拜訪老友，又可為人解除病痛，正是她快樂的泉源，也是她能全力投入工作的原動力。

民國七十一年，展基加強公衛工作，將社區護士延伸為居家護理，把醫院的臨床護理延伸到更偏遠的地區，範圍涵蓋高雄縣三民鄉、旗津半島、高樹鄉及屏東三地門、泰武、瑪家等偏遠山區。島阿鳳參與的更為積極，將她的關懷與熱情，延伸到更廣大的地區，而且在這時開始接觸到痲瘋病的病患。

臺灣早年的痲瘋病患，真是天下最可憐的一群人。由於當時民智未開，認為痲瘋病會傳染，而且無藥可醫，因此連親人都不敢接近。絕大多數的病人，都被囚禁在陰暗的角落裡，終年不見天日，老死也沒人問問。最早關心他們，施予援手的，反而是國外的教會，設有「痲瘋主日基金」(TLRP)，供各地區教會醫院使用。在南部，屏基可算是這方面的開路先鋒。當時有個芬蘭的宣教士馬麗娜，專做痲瘋病的治療、追蹤工作。島阿鳳對她非常欽佩，志願當她的助手，兩人便搭檔展開了屏東地區防治痲瘋病的工作。

剛開始，工作推展得並不順利。痲瘋病患及其家屬除了對痲瘋病一無所知外，患者普遍有厭世傾向，自暴自棄，家居也因羞於讓人知道，隱藏病情，使得防治工作相當棘手。即使找到了病人，病患和家屬也不願合作。態度惡劣的不但會惡言相向，當面侮辱，甚至動手毆打，或放狗咬人，令她們頗為難堪，飽受威脅。可是她們並不因此退卻，反而以加倍的時間及愛心去接近病患，不斷與家屬溝通，讓他們知道，痲瘋病並不羞恥，也不是罪惡，而是

可以治療的。病患們才半信半疑地接受，家屬也才逐漸改變態度，接納她們。

為取得病患信任，清理傷口時不戴手套

為了取得病患的信任，馬麗娜和島阿鳳為他們清理傷口，刮去潰爛的組織，裁剪皮膚時，都不戴口罩，也不戴手套，以實際的行動告訴病患和家屬麻瘋病並不可怕，也不會傳染。她們的愛心和耐心，終於贏得病患的信任。願意與她們合作，接受治療，甚至進一步到醫院診治，並接受追蹤檢查。

原本絕望、悲觀、厭世的病患，原本籠罩著恐懼、羞恥，瀕臨破碎、毀滅邊緣的家庭，都因此重獲陽光，分霽雨露，重享天倫之愛，重新在社會中站立起來。島阿鳳對他們有如再生父母，是 神的化身。雙方因此建立了永恆的信賴與友誼。島阿鳳的心血沒有白費， 神所託負的使命終能達成，原有的二百多名病患，大都獲得妥善的治療，使得病情得以控制。目前還有九位繼續在接受治療之中，肆虐南臺灣幾達半世紀之久的麻瘋桿菌，即將被人類的智慧和愛心掃除、滅絕，正是島阿鳳以及無數獻身麻瘋病的醫療工作者，長期努力所獲致的成果。

八十年三月，島阿鳳轉任屏基院牧工作，專事傳道、心理輔導，希望藉看過去二十二年護理工作所累積的經驗，進一步來服務病患，幫助他們撥開心中的迷霧，了解疾病的因果，早日踏上復健之路。對她來說，這是一個更大的挑戰，因為這是一個涵蓋病人身、心、靈三方面的復健重整工作，需要更大的耐心，更多的愛心，更堅強的毅力才能勝任。

島阿鳳對自己一生的選擇，只感到驕傲，從不曾反悔，身為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，對神恩只有感激。是神指引她走上這條道路，她熱愛她的工作基於一切，因此從來沒有倦怠感，一日為護士，終生都是護士，假如來世她能選擇，她毫不猶豫地也會選擇白衣，做一個人間永遠的天使！

本文章摘自 立法院厚生會、行政院新聞局、行政院衛生署 策劃行政院新聞局 印行之杏 林和風